



马庆株先生 与他热爱的语言学

郭昭军



马庆株先生的代表作 ▶



2023年10月3日,恩师马庆株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语言学。在非专业人士看来,语言学是一门枯燥的冷门学科,但马先生却乐在其中,他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忧乐斋”,“忧乐”二字凝聚着先生一生从事语言研究的艰难和快乐。

早在少年时期马先生就喜欢汉语拼音、语法和写作。上世纪50年代中学语文课的内容包括汉语知识和文学知识两部分,因此马先生在中学时就学习了很多汉语知识。1956年,马先生刚上初中,正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布,他不到半天就学会了。后来他用拼音做过生理卫生课的笔记,用零花钱买《拼音》杂志,即后来的《文字改革》《语文建设》。那时他放学后常去天津市河北区文化馆阅览报刊,接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语文》杂志。当时该杂志刊登了很多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他很喜欢,生发十足的兴趣。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他在学用拼音的同时,积极响应号召,学习普通话,由说方言改说普通话。由于汉语拼音文章的影响,他也对语音、语法等语言学问题产生了兴趣,开始阅读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和朱德熙的书。这为他以后从事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有了汉语拼音的基础,马先生学习了国际音标,进而轻松地学了数门外语。他看到邻居学俄语,就跟其学了俄文字母的读法。

以后学校开设俄语课,老师讲第一课,他已经自学到了第十五课,且成绩一直保持着满分纪录。早在高中时他就自学了世界语,“文革”期间还自学了德语、法语和日语。在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学校开设了俄语课,马先生曾用俄语在全校朗诵会上流利地背诵高基的《海燕之歌》,以至好多人以为他是俄语系的。他仅用4周时间就自学完高中英语。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马先生报考北京大学,那时他已满36周岁,同事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考研时为了测试自己的英语水平,他第一次参加英语考试,竟考了96分,而英语系毕业的一些考生却有不及格的。在当年北大中文系2700名考生中,他的英语考试成绩排第一。

马先生一生潜心于语言研究,成绩斐然,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更是享誉海内外。先后发表语言学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和论文集7部。因在语法方面的卓越贡献,马先生曾被北大中文系推荐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候选人。在第二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评选中,马先生成为全国高校中唯一获得全票通过的学者。此外,他还多次当选中国

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在词学、修辞学和语义现代化等领域,马先生也着力甚勤,颇有建树。与传统方

法不同,马先生把语法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用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比如《从〈国际歌〉看修辞的民族特色》一文,马先生通过比较《国际歌》的法语原文与汉语、德语、俄语的翻译版本,借此探讨各种语言在表达上的特点。

马先生晚年执着于语文现代化的研究和倡导,这方面的论文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整合创新,促进中国语文现代化;汉语拼写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由于汉语拼音方案只适用于普通话,不能用于方言,所以马先生在此文中提出制定汉语拼写方案的观点。他首先提出了制定汉语拼写方案的几条原则,然后根据每个汉字古音的声韵特点和汉语各个方言的语音特点,制定出能用于汉语各个方言的汉语拼写方案。马先生为这个拼写方案所做的细致、扎实的研究着实令人敬佩,此体现出的广博的专业基础、缜密的逻辑思维和严谨的科学精神也令人赞叹。此外,马先生在对外汉语教学和向世界推广汉语方面也有独特的研究,针对这方面的一些难题,他多次在会议和讲学中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由于在修辞学和语文现代化方面的成就,马先生先后被推选为中国修辞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并长期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

自1981年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马先生就一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直到2008年荣休。他一直坚持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授课,曾主讲过《现代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语言学方法论》等十几门本科、硕士和博士课程。马先生一生所培养的硕士、博士和博士后遍布海内外,分布在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方言学、语言规范和对外汉语教学等多个领域,为中国语言学人才的培养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作出巨大贡献。

2002年,我第一次给“现代汉语语法学学术讨论会”投稿通过,当时苦于还在读书没有经费,是马先生慷慨解囊相助,让我能够顺利赴会。马先生学问渊博,虽主攻语法,但对音韵和方言等也很精通,能够完整背出《方言调查字表》,而且也希望学生知识面尽量开阔,早些年只要有条件他就带着研究生外出作方言调查。马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开创了一种指导研究生的方法,就是语言学沙龙,每周一次、风雨无阻,所有研究生参加,大家都积极发表观点和讨论问题,共同切磋、一起成

长。在前师母去世的当晚,马先生因参加语言学沙龙而错过了最后一面。已经毕业的学生很多早已成为教授、博导,每当谈起这个沙龙大家都感慨万千。

马先生也很关心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发展,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殚精竭虑。1998年5月,马先生作为学科带头人领衔为南开成功申报汉语博士点,他也成为该博士点的创建人,加上前辈学者的努力,使得南开汉语语言学成为该学科全国研究领域几大重镇之一。

马先生的这些成就是在家庭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取得的。从1987年春开始,马先生的原配夫人就因病卧床,直到2004年冬天去世。他的儿女固然也照顾母亲,但马先生作为丈夫少不了劳心劳力,时间长达17年。马先生刚到南开工作时,家住河北区,离学校10公里,他乘公交车到学校还要再转一次车,直到1993年底才迁入校内寓所,12年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要耗费多少时间!马先生在语法方面的主要学术成果,大都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的,那时电脑还没有广泛普及,文章都是手写,写和修改都费时费力。去过当年马先生居住的南开大学东村平房的人都知道,他的寓所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满屋子的书籍和卡片,而他坐拥其中,笑谈语言学。

马先生一生坎坷,晚年又遭受丧女之痛,但他能够摆脱世事纷扰,淡定而专注地从事语言学研究,晚年更痴迷于语文现代化研究。2023年6月初,马先生因病住进医院。人们去探望他时,面对凶险的病魔,马先生从容淡定,平静地告诉大家他的病情。后来多次来回转院,他也越来越虚弱,尽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从容淡定、平静宁和,看不出生命将到终点的样子。著名语法学家陆丙甫先生专程来天津探望他,他还躺在病床上跟陆先生探讨汉语拼写方案问题,虽然人已很疲惫。在住院的4个月中,马先生以羸弱之躯承受着各种治疗带来的折磨,但他都平静接受、毫无怨言。凡是探望过他的人,无不被他超乎常人的毅力所折服,无不钦佩他面对死亡的从容淡定。马先生逝世的那天下午,当我看到昔日高大伟岸的恩师如今瘦小羸弱、紧闭双眼,静静地躺在床上时,不禁泪如泉涌。

马先生逝世后,《中国语文》(2023年第6期)杂志刊发了消息,并对他作出如下评价:马庆株先生是享誉海内的著名语言学家,毕生致力于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在现代汉语语法学和词汇学、修辞学以及语文现代化等领域有重要建树,培养了大批成就斐然的语言学知名学者,为中国语言学研究和语言学人才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学人小传

马庆株(1942—2023),天津静海人,著名语言学家。1963年天津师范学院毕业后任教于天津新开中学;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汉语专业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至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1993年晋升教授,同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2008年荣休。曾任中国语文学会会长、中国修辞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语言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等职。获得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十五”立功先进个人、天津市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发表语法、词汇、修辞和语言规划等领域的著作和论文多部(篇)。

解读山水(十八)

太白峰的银杏

李显坤



雨中过宣城,蒙蒙雾气益加晕染了山水的苍翠,山似皴擦,水波潋滟。

独自陶醉间,但见高速公路旁的指示牌上闪现敬亭山三字,这就是李白写下“相看两不厌”之处。一直以来,凡与大诗人李白有关的迢迢山水,我都

不想错过。现如今交通条件便利,一周后我就到了湖北安陆,专程游览这处李白故里。

李白足迹所至之地,但凡停留时日较久,如今多称“李白故里”。而在我心目中,长安、夜郎自是不能视为李白故里的,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甚至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等城市都应该是。我认为安陆就是李白故里。李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公元727—737年),在白兆山娶妻生子,留下十八处遗址和二百余篇诗文,怎能不算故里?

地势下临阳子国,山光遥射楚王城。

惟有桃花岩上,曾闻李白醉吟声。

这是宋代安陆诗人李通儒的诗句,是对李白安陆岁月的概括性写照。

白兆山主峰不高,海拔仅380米左右,很难以雄伟壮观来形容它,但却不可小觑其名气。行至山脚下,默默注视着络绎不绝的登山者,我确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李白是在唐开元十五年(727)“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来到安陆的。在这里,他有至爱亲朋和真正意义上的家,只是十年后,怀着不舍的心情,他又离开了。李白居白兆山另有一原因,当和他学道修仙有关,那时此山是道教圣地之一。当然,谪仙人李白修道炼丹,除了对现实的失望,更表明他渴望进入世间所没有的仙境。

正如李白在诗中所言“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他处是何乡”,从深层次里不难看出,李白之所居,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要求都是极为严格的。白兆山无疑兼备这样的条件,不但能给李白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更能使他心灵得以慰藉,获得宁静。李白在此流传下来的不少诗歌中都透露出这样的明确信息。

自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李白纪念馆出来,一路逶迤登山。山虽不高,却峰回路转,层峦叠翠,远映溪水而葱葱。山上主体游览线路都与李白有关。

白兆山上多密林,满眼松柏,但主峰太白峰之巅却傲然屹立着一棵古银杏树,老干虬枝,破天遏云,伟岸挺拔。

满庭芳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抗战文艺回眸

杨仲达



马达和抗战木刻

我最初知道画家马达是因为孙犁的《悼画家马达》。孙犁在文中提到马达晚年下放的那个天津西郊生产大队,我后来得知是大南河村。我的故乡是小南河村,两村毗邻。我也曾向父亲请教,他在下乡前后都曾听说过马达的逸闻。《马达美术作品选集》收入一组《津郊大南河村速写》,有几十幅之多,都是乡村景物和劳动场面,其中还有两幅《马达小屋》,我看后倍觉亲切。

马达在天津解放时进城,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他为天津美术界做了许多事情,也培养了许多画家。马达阅历颇深,早年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学习西画,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在战斗中他的腹部被子弹击穿,身负重伤转移到上海,翌年考入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彼时正值鲁迅倡导新兴版画运动,马达遂得以投身其中,在鲁迅的帮助下,他积极广泛地推行木刻活动,不惜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以此宣传抗日救亡。他的作品在上海进步报刊上频频发表,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木刻名家。

淞沪会战之后,上海沦陷,马达来到武汉,他放弃了田汉邀请他任职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就在该刊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以马达《壮烈的牺牲》为主题的四幅作品,其中第一幅题为《我空军初显神威猛击敌舰》,全画是中国空军轰炸日本战舰的场景,飞机俯冲,敌舰倾斜,硝烟弥漫,巨浪擎天,画面动感十足,其情其景十分逼真。

1938年1月1日,武昌《抗战漫画》创刊。这个刊物的班底也从上海而来。1937年8月,上海漫画界救亡派出叶浅予、张乐平等人组成的救亡漫画宣传队,一行人抵达武汉之后,也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就在该刊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以马达《壮烈的牺牲》为主题的四幅作品,其中第一幅题为《我空军初显神威猛击敌舰》,全画是中国空军轰炸日本战舰的场景,飞机俯冲,敌舰倾斜,硝烟弥漫,巨浪擎天,画面动感十足,其情其景十分逼真。

这组四幅连环木刻版画是纪实作品,记载的是1937年8月淞沪会战中中国空军轰炸上海黄浦江上的敌舰,与敌激战的空战场面以及战斗英雄归来等场景。1938年1月8日,这组作品又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抗战木刻画展览会”,引人驻足瞩目。1月13日,刚创刊3天的《新华日报》第4版推出“抗战木刻画展览会”专刊,在刊发了《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木刻》等文章之外,还刊登了马达这组作品的第一幅,而标题已改为《以轰炸还轰炸》。多么好的标题!全民抗战,就是在国家危亡之际奋起反抗,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刀还刀,以枪还枪,就是以轰炸还轰炸。

《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创办的报纸,在抗战宣传报道上用力甚勤,多种美术作品的发表亦是对文字的有力辅助。当时的木刻版画表现空袭尤多,不仅有很多表现敌机对我狂轰滥炸场景的作品,“以轰炸还轰炸”这类题材的作品亦不少,马达的《以轰炸还轰炸》是其中具有代表性之作,着重表现我方奋勇还击的画面,意在将战争的创伤转化为战争的动力,民族必胜的信心斗志于此跃然全出。可见,图文并茂的纸面抗战也是抗战,在鼓舞人心上不可小觑。木刻版画以刀代笔,线条粗犷,构图简洁,色调黑白分明,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和纪实性,是战场宣传的有力手段,而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又因雄浑的力量可传世。当我们今天再回望当时的木刻作品,犹觉温度之滚烫。

《以轰炸还轰炸》是马达的名作。在后来出版的《马达美术作品选集》和《马达画集》中,这幅作品都叫《轰炸出云舰》,包括马达的夫人刘薇和其子书林对作品的记述,都说其是表现轰炸出云舰的题材,并且都认为记载的是毕业于南开中学与清华大学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沈崇海,以飞机撞击日军出云号装甲巡洋舰的事迹。但这组木刻作品的二至四幅分别题为《力挫强敌民众欢腾》《建功而返英雄殉国》《与世长辞精神不死》,从连续性与关联性来看,它表现的是梁鸿云而非沈崇海的战斗经历。梁鸿云烈士确是在击沉敌舰之后驾驶飞机返航,而后不治而牺牲的,他参战的时间是1937年8月14日,这一天的中日空战因战况激烈而被载入史册。沈崇海殉国的时间是8月19日,他驾驶轰炸机重创出云号敌舰而未击沉,这和木刻作品画面所表现的内容并不相同。

其实,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国闻周报》已刊发了马达的《壮烈的牺牲》;为纪念八月十五日忠勇殉国之空军驾驶员梁鸿云作,这是后来在武汉刊发的一组四幅画作中的第三幅。说明这组作品创作于上海,也确实是为梁鸿云烈士所作,那么,它的第一幅作品就不应当被改称为《轰炸出云舰》,还应当保持《以轰炸还轰炸》的原名。当然不管名称怎样改变,这幅画都是中国抗战木刻版画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马达来到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负责木刻研究班的教学工作,他不仅培养出一批青年版画家,自己也成为“延安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延安,他又创作了大量反映人民的作品,反映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战斗与生产生活的浓郁风貌。

侧立奇石数块,远望真如郑板桥笔下一幅山水图,清康熙年间《安陆县志》记载此树为“千年物也”。相传这树是李白当年亲自栽植,至今仍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这里是白兆山游人最为聚集之处,我也是其中一员,怀着崇敬之心在树下盘桓良久。不禁遐想,李白当年一定是在这株银杏树下,吟出了“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对李白而言,这纯然是心灵的自然之音,笑而不答是他的生活态度,也是玄思的一种境界。

来白兆山之前,我一直认为碧山是泛指,江南的山,哪座不苍翠碧绿呢?此时才知道,这完全是李白在借实景而抒胸臆啊!

在安陆还发现,“李白故里”和“银杏之乡”是并列词组,这里丰富的银杏资源,已为银杏的综合开发利用展现出了美好的前景。

向天涯,这是李白为撇不下的心念加执念,在路上种植着的茁壮理想,更期待回返之日,能够一路获得银杏金黄温暖的抚慰。

(李显坤先生的系列文章“解读山水”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陆续刊发用秀先生撰写的系列文章“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编者)

稻畦的乳母是条河

刘景周

伸展河道到朝宗桥。终于在光绪六年(1880)农历四月二十日,与南运河连属。这一天,是马厂减河的生日。

这条河全长70公里,上下游落差约15米。看来,整个河床就是一个大滑梯。这可正是让周盛传满意的优

势。周的一大心事就是屯田种稻,而海滨土地是多含盐碱的,他估量:“欲大旱海河南岸之荒,非由南运建闸,另辟减河分溜下注,以涤积卤不可。盖水势太平则游波缓缓,冲荡之力亦微。惟自高趋下势若建闸,引溜之势捷,故刷咸之力猛,乃能去咸留淡,渐成沃壤。”果然,这条河道就按照周总兵的心思出现了。滚滚黄浪,汨汨奔流,在桥上俯视激流,驰骋得令人眼晕。其所灌注的几多河汊,水溜因而悠游遥远。

这条河身世独特。它成型于军旅,亲鉴历史名流。李鸿章指挥盛军步队十一个营、刘铭传的铭军步队十一个营以及古北口、保定、大名、正定、河间等处练军步队十三个营分段挖掘。军人的汗水成为这条河的第一波流水。

它突破众说纷纭,释疑而立。李鸿章的初心是让这条河“分泄南运盛流入海,免致全注天津三岔口,永遏为患”。而灌田所需,决定了其位置必须经过盛军驻扎的小站。这其中,河的选择争议多多。周盛传与道台吴毓兰、史克宽、吴廷